

國防三幕劇

浮屍

尤兢著

廿六年十二月五日

浮 屍

〔劇幕三〕

著 兢 尤



1937

國防宣傳劇

浮屍

尤兢著

★

上海雜誌公司總經理售

漢口交通路生成里六號

上海福州路二四號

廣州永漢北路二九號

中華民國廿六年十月五月初版發行額：二〇〇〇本

每冊實價一角五分

版權所有·不准翻印

出版物：第0135號

甲項：第31號

序

從幾個好玩的朋友那兒，尤兢先生得了『國防專家』的一個綽號。這雖然帶着一點開玩笑的意思，却也明確地指出了他始終一貫的寫作態度。

自國防文學的口號提出了以後，戲劇方面顯得特別活躍。許多作家努力去寫國防劇，尤兢先生即是其中的一個。可是有些人已經漸漸走到旁的路上去了，他依然繼續走着這艱苦的道路。這是難能而可貴的。『國防專家』的稱呼怕就是這樣得來的吧。

的確，從漢奸的子孫一直到浮屍，他的作風沒有改變過。他是嚴格的現實主義者。他不斷地在『現代史實』中發掘國民詩歌的題材。是的，他是詩人。這是人所公認的。他有着昂揚的情熱。他的寫作不單是現實的表現，而是火一般的熱情的流露。不信的說話，就請你打開這本浮屍來讀一讀。

如副標題所示，這是指寫駭人聽聞的天津『浮屍』案的『三幕時事劇』。這裏面有敵人，有漢奸，有幾乎被扔在海裏的『活屍』，有不會露面的妥協份子；而最重要的是在被壓迫的環境下還勇敢抗敵的一羣青年男女。試看警一，記者和看護小姐，不都是這樣願爲祖國犧牲的黃帝子孫嗎？在這些人物裏面，作者的熱血在流着，同時，千百萬青年男女的熱血也藉着這些人物在相互交流着。劇中人物的激昂慷慨的言語，正是千百萬青年的胸頭所藏的待爆發出來的一團烈火。這樣的作品是一篇偉大的史劇，同時也是一篇悲壯的詩劇。

不過讀者（乃至觀衆）也許會感到一種遺憾似的心情：就是這部浮屍尙未問世，而敵人已經搶奪了平津，在那裏更加大規模地肆行屠殺了。這也許可以歸咎於文藝的落後的確，目前局勢演變得太快了，反映時代表現時代的文藝作品老似乎追趕不上。但這並不是文藝作品的罪過。而且局勢雖然變了，以前有過的史實經了藝術的形象化之後，可以永久地存留在我們乃至我們子孫的心裏。作者在卷頭上的題辭把李後主的詩句

改得好：

問君能有幾多『仇』

恰似一江春水向東流！

俗語也有『仇深似海』的一句話。日本跟中國有六十多年的仇恨了！像『浮屍』這樣的事，也許只是這『仇海』中的一粒芥子，而且也許已經有點『向東流』去了，但是經尤兢先生藝術地形象化了的浮屍，應該是永久不滅的！

鄭伯奇 一九三七·八·九·上海。

第一幕

靜靜的初夏之夜。

靜靜的海河下游。

河身傾斜地躺在我們的舞台後方。對岸，隱約地矗立着高大的建築物——某國經營的紗廠。河這邊——舞台正面是空曠的泥灘。舞台左方堵着半梁龍王廟的牆；牆角一盞路燈吊在電桿的半中間，光的大部份被牆角欄去了。靠近舞台中央的貼河邊，有個大烏龜樣的東西伏在泥地裏，守着往舞台右後角流去的河水。

那是一個頗不『詩意』的沉鬱的夜，路燈淒澹地照着。

靜寂。

慢慢地從舞台右後角順着河岸迎上兩個人來，突然站住，一忽兒，其中的一個
掀亮手電筒把這大烏龜樣的東西照驗了一番，走近一看，原來是一個大型汽車的
破爛不堪的上半截被拋棄在這兒的。

警一 老劉，媽的，我還以為是白天給撈起的一堆浮屍呢。

(那一個不答話，跟着走前來，我們看出是兩個警察。)

警二 (到牆邊) 這是那兒啦？

警一 (也不就答他話，走過牆角的燈下。)

警二 (追上) 宗大哥慢，走嗨！你知道我是怕鬼的……

警一 (回頭) 鬼？

警二 (已走近他) 可不這一帶知道有多少落水鬼！

警一 (用手電筒往牆左方移照過去) 不用怕，老劉，這到啦，龍王廟啦，龍王菩薩有蝦兵蟹將專

抓水鬼的。

警二 咱們進廟去息會兒。

警一 廟門鎖着，里面又沒有人……

警二 那末，咱們就在這兒坐會兒，憩憩吧。

警一 也好。

(警二靠電桿坐下)

警一 (急往右——台中走) 嗨，不成！

警二 (急起) 怎麼啦？

警一 咱們不能在亮的地方躺着，回頭給瞅見啦，他們就不敢來啦。

警二 (緊跟着過來) 那末咱們就這兒坐。

(兩人靠牆——陰處坐下，警一坐在外前面——靠河)

警二 這裏那兒來的這麼個破汽車？倒蠻像是給龍王爺守門的王八大將軍啦！

警一 別瞎扯，這是去年此刻剛行走私的時候，鬼子運私貨的大汽車，被緝私隊打毀在這兒的。

警二 去年還有個緝私隊敢堵堵私貨，今年連緝私隊的影子也不見了！這樣下去，咱們要不當亡國奴，那才是怪事！

警一 別儘說那些個洩氣話了，還是談談咱們的事，我看回頭咱們倆還是往還走，龍王廟那邊不用過去啦……

警二 爲什麼？

警一 龍王廟再過去是鬼子租界了，去年是上游漂下來的浮屍多，今年自從四月初這浮屍的案子又鬧開了之後，往上去就很少發現過浮屍，所以大家說也許鬼子知道事情不妙，所以把死人移出他們的租界地方來扔了。這一帶一邊是特一區，一邊是特四區，是靠近他們租界的這一面最荒涼的地帶，說不定……

警二 (突然) 噯，(立起) 那是什麼？(指河內)

第一幕

警一 (連忙用電筒往河內照射) 什麼? (立起)

警二 我瞅着，好像是一個浮屍，漂過去啦!

警一 浮屍，那兒啦? (再照) 什麼也沒有!

警二 咦——!

警一 (坐下) 老劉，怕是你真的見啦鬼啦!

警二 (這次是他坐在靠河，忽然又換坐到警一的這邊——裏擋來) 唔，唔……

警一 什麼啦?

警二 嗯，你膽子比我大……

警一 (笑) 我說，老劉，你這麼胆小，就根本不用來吃這份警察飯，深更半夜的……

警二 嗯，此刻該是什麼時份啦? 天該快亮啦吧!

警一 哼，早吶! 咱們是十二點上的班，此刻挺多是兩點啵……

警二 媽的，深更半夜的在這黑猷猷的荒河灘上守浮屍，候落水鬼，這玩兒真不好受!

警一 你他媽的怨誰？誰叫你拋下地不耕，當這倒霉的警察來着！

警二 怨是誰也怨不上。怨老天爺老不下雨，旱了幾個荒年，耕地活不了啦，想奔關東又沒子兒買『入國照』，就只能來幹警察這玩兒啦。

警一 我說你就不用怨誰啦，能補上啦名字，當啦一名警察來守浮屍，還是你的命比別人的強，要不你有子兒買他媽的『入國證』想下關東的話，不被人家撈起，就不定你也早做了這海裏的浮屍，流到大海里去餵啦王八啦！

警二 宗大哥，你說這些浮屍，真是被鬼子幹掉了扔在海里的麼？

警一 不是鬼子幹的，還有誰？

警二 那末鬼子爲什麼儘往內地去招人下關東，招來了，又爲什麼往河里撩呢？

警一 這可鬧不清楚！鬧清楚啦，今兒還要咱們在這兒守着？

警二 真是怪事！去年鬧到今年啦還沒鬧清楚……

警一 去年才鬧得厲害吶！浮屍可比今年要多得多啦！光是四、五、六這三個月中間，撈上

岸來的就有五百多具，順着水兒流走的，黑夜里漂過去的還不算！

警二 那總共該有上千的人啦！

警一 (懔然) 總有一千多！天天撈，天天撈，儘撈不完！撈得人頭昏眼花的，白天吃飯的時候，好像碗里漂呀漂的儘是些浮屍，晚上躺上床去睡覺，一閉了眼睛，就儘看見浮屍！

警二 咳！這玩兒更不好受了！

警一 (悽愴地) 看着一個個撈上岸來的浮屍，除了一些骨瘦如柴的抽白面跟扎嗎啡針死的之外，儘是二十幾、三十多歲的年輕伙子，赤裸着上半身，有的睜着一雙死魚似的白眼睛，不肯閉；有的呢，手裏還緊緊的抓着東西不肯放……

警二 這是因爲他們多不願意死！

警一 (大聲，悲憤地) 誰願意死呢？你願意死麼，還是我願意死？他們這些被鬼子活活地害死的浮屍，不都是你我的同胞麼？還不是跟你我一樣，也跟鬼子一樣的是父母生的一樣的有兄弟妻子？可是他們就這樣的被人家害死啦，成百成千的被人家扔在這

海河里，像浪渣似的漂着浮着，丟下父母、兄弟、妻子，死得不明不白……（幾乎是哭了）

警二 宗大哥你……

警一 老劉，你怕看見浮屍，你怕落水鬼！我可覺得每一個浮屍都是我自己的親兄弟，每一個落水鬼都是我自己一樣！去年我們隊上的一個小隊長，他老劉，才慘吶！

警二 誰，小隊長？

警一 他姓馮，馮副司令的馮，他是我們隊上的小隊長。

警二 他怎麼了？

警一 他帶着弟兄們天天在這海河邊上守着撈浮屍，撈呀撈的，儘撈不完，眼看着成千的同胞死了，連個爲什麼死的緣由也不能知道，他可急啦，氣啦！可是這抵麼用呢？有

一天，他在一連撈起了十五具浮屍之後，他瘋了，直嚷着跳着要跟這些浮屍找冤家報仇，這里分局長怕出岔兒，把他送上總局去，總局就把他關在禁閉室里去啦，說是

讓他靜養幾天……

第一幕

警二 後來養好了麼？

警一 他，我們的馮小隊長，第二天就在禁閉室里自殺啦！

警二 咳！

警一 他媽的，要我才不這樣死吶！發瘋，自殺，脆乾跟鬼子拚了不強得多？

警二 咳！

(默然)

(警一拍蚊子聲)

警二 (驚，連忙用電筒照) 什麼響？

警一 沒什麼，我拍死一個蚊子。

警二 (照前方) 怕要下雨……

警一 (跟着他的電光看河面) 那是什麼？

警二 那兒啦？(照) 嘖，浮屍，漂，漂過去了！

警一 咳，又是一個！（走）這是今年爲我們所知道的一百三十九個了！還有多少是不知道道的！

警二 那兒去？

警一 我去撈他起來。

警二 （照）流都流遠了，又沒帶竿兒……

警一 該帶着繩和鈎子來的……

警二 你不是說，撈一百個浮屍，還抵不上逮住一個扔浮屍的活人麼？

警一 那當然。可恨，他媽的老逮不住一個！

警二 真也怪！

警一 聽，那邊像是有人來了！（指左方）

警二 （聽）唔……

警一 瞧，走近了！（拉警二到破汽車後面去）

第一幕

警二 像是鬼子……

警一 沒準兒！

(兩人伏在破汽車上注視，頭漸漸地縮下去)

(一個長影子映上舞台來，走近，我們看見是一個瘦削的青年，他警惕地四顧，兩個警察的頭隨着他邊轉動，他走近河邊去。)

(兩人分頭從破汽車清邊出，從他後面包圍他)

記者 (驚) 呀——！(被兩人抓住兩着手)

記者 你們……

警二 不許動！

警一 幹什麼來着？

記者 你們是……

警一 你是什麼人？(用手電照他的臉)呀——是你！

記者 呀？

警一 (放手) 老劉，放手！

警二 (不懂) 嗯……

警一 這是杜先生。報館裏的杜先生！

記者 (被放了) 你，你們是……

警一 杜先生，你怎麼這時候到這樣的地方來？

警二 我還以為你不是扔死人，準是自殺來着！

記者 我從報館裏出來，怎麼樣也不想回家去！

警一 怎麼啦？

記者 你們躲在這兒幹麼？

警一 還不是爲了浮屍的案子！您杜先生對這事情最熱心，關於浮屍的新聞，算您編的

報上說得最多最詳細，您……

記者 可是不行啦！關於這案子我今天發了最後的一次稿子！

警一 怎麼回事？杜先生……

記者 自從這案子發生以來，每一個中國人，除了沒有良心，沒有人性的漢奸之外，誰不注意這件事情！可是人家急啦，今天派了什麼副領事來對咱們市政府馬祕書長抗議啦！

警二 媽的！

警一 抗議什麼？

記者 自從出了賞格，定下『凡是知道浮屍的來源，出來告發者，是平民獎五千塊錢，公務員提升三級』這個辦法之後，水上偵緝隊不是抓到水路地保賀四海、田國秀、田殿功他們三個，從泥灘裏掘出了六個死屍麼？

警一 可是浮屍來源還沒有追究出來呀！

記者 鬼子可就來抗議啦。逼着務必取締這類的新聞，以後壓根兒就不許報紙上提

起浮屍這回事情！

警一 真是他媽啦的！咱們馬祕書長就能接受這樣無理的抗議麼？

警二 我想一定不能接受！

記者 可是，聽說取締登載浮屍新聞的命令，明天就要下來啦！

警二 那末，宗大哥，咱們還在這兒守他媽的什麼扔浮屍的人，破什麼案？連說都不許說啦！破了案，還能領賞格，或者提昇三級麼？

警一 老劉，不，咱們還是要幹到底的！這是咱們的責任，做對得良心的事，管它有沒有賞呢？

記者 方才我發了稿子出來，心上難受得什麼似的，就一直沿着河岸走來啦！心裏巴不得一下子給我抓住一個棄屍犯，或者抓到一點線索，我好回到報館去，最後的一次，把真相報告給全國的同胞，報告給全世界，讓每一個人知道咱們的同胞是怎樣的被人家害着，殺着！

警一 (走近牆跟前他們坐過的地方去) ……

記者 (跟過去) 老宗，怎麼樣？你們一點線索也沒有找到麼？

警一 (搖頭) ……

警二 (也過去) 真是怪事！連影子也沒有一個！

記者 爲這事情，你們可真也辛苦啦！

警一 那兒，杜先生，說起來真他媽的，沒臉兒做人！眼看着成千成百的同胞變成這麼不明不白的浮屍，咱們做警察的……不能事先保護，連事後也……

記者 只消大家注意，把這事情當做目前一件最重要的工作來幹，那末浮屍的真相，遲早總會大白于天下的！不是麼？人家在這麼大規模的殺害我們這麼許多的人，我們連兇手也找不到一個？

警一 可是杜先生，去年，今日，時間不算短，浮屍不算少了！現在怎麼樣？不是連報上也不許提了麼？

記者 你們當警察的，跟我們新聞記者是同樣有着說不出的苦的！

(警一嘆息)

警二 杜先生，按您說，這些浮屍，究竟是怎麼回事呢？

記者 照我個人的推測，我以為這是鬼子的陰謀，其中必有重大的陰謀的。

警一 什麼陰謀？

記者 不是大家都傳說，東郊李明莊鬼子兵營里，在建築地下層的祕密工事麼？這一定是工程完了，恐怕這些工人到外面來對人說了洩漏他們的軍事祕密，所以把所有
的工人殺了，扔在海河里了事……

警一 嚶，這種傳說，去年也是有人相信過的，不過這僅是一種推測的話。

警二 我就不相信這個說法。

記者 依你怎麼說？

警二 我說……

警一 不過，杜先生，我就要問了：既是這樣重要的軍事祕密工事，怎麼會叫普通的苦力來做呢？應該是工兵動手做的。在華北，聽說就有工兵一大隊，有五六百人呢？而且招來的人，又沒有經驗。

記者 精巧的機關什麼的，當然是工兵自己做，可是粗重的工作，像挖土，運鐵板什麼的，他們那兒行呢？

警一 唔……

警二 怎麼一個工事，從去年造到今年還造不好呢？

記者 聽說那年九一八轟瀋陽東大營北大營兵工廠的地下祕密砲台，造了八年才造好的，這次在百靈廟的蒙古包里搜到的一張內外蒙古的軍用地圖，不是說一個鬼子偷偷的住在內地畫了三十年才畫成麼？

警二 我說這些浮屍，儘是抽白面的，抽呀抽的，癮大了，毒也深了，一到沒有錢買來抽就只能死了，死在白面館里不方便，所以找人把他往海河里扔……

記者 抽白面的犯癮死，那兒能每天有十頭二十個這樣多呢？

警一 按說，這也不算多，×租界的蓬萊、福島、伏見、秋山跟橋立這些街上，擁着洋行招牌的白面館，總共有二百四十八家之多。還有烟館跟土莊一百五十七家。這四百來家吸毒的地方，每家每天至少要有八十到一百五十名的人去抽，經常把這些地方當家常旅館來住的，每家至少也有五十名左右，那末，每天死這麼十來個人，也不是不可能呀！

記者 可是，撈起的幾百個浮屍中間，有百分之七十是年輕力壯，二十到三十幾歲的人，這就不像抽白面的。而且檢驗之下，很少有毒的。

警一 嚶，按撈起來的浮屍的年紀青，身體好，沒有毒，這幾點來說，真不像全像老劉說的犯白面癮犯死的人了。

記者 既不是造祕密工事的，又不是抽白面的，那末是什麼呢？

警一 那末從內地招了工人下關東，回頭扔在河里，這個話對了！

記者 這也不可信，從內地招了工人下關東，爲什麼要扔在河里呢？而且那兒不好扔，一定要天津扔呢？從撈起的浮屍，全沒有家屬來領屍這點來看，這些人多是內地遠處來的，這話是沒錯的！

警二 這真是稀奇古怪的新聞！

警一 要不稀奇古怪，就早鬧清楚了，還要咱們深更半夜的在這兒議論什麼呢？

(靜默中，左邊牆角搬進一團影子來)

(三人驚視，背部貼近牆去)

(影子漸大，走近的是一個地盤車，一人拉着上來，車上橫堆着六具屍體，車後一人俯着身子推，略後一步是一個較矮的人押着)

(屍車拉近破汽車時，停下)

(警一二拔鎗記者搖手)

(推和拉着失神地站住)

(押者上前,指揮)

押者 (不完整的口語) 快, (用手做扔的姿勢) 下河錢…… (做摸錢的手勢) 給……

(兩人無可奈何地將動手)

(牆邊三人突上,每人抓一活人)

記者 抓活的!

警一 (扭住押者)

押者 (掙扎,脫逃)

警一 (拚命追上一步抓住他)

押者 (扭轉身一槍)

(押逃者走)

(警一捧腹追,不支,倒地)

警二 (拔鎗對拉車的) ……

第一幕

記者 (把他抓到的人交給警二走去扶走警二) 老宗,老宗!

警一 抓……住……了麼?

警二 抓住了!

記者 你的傷怎麼樣?

拉者 (跪下) 救命!

推者 救命!

記者 (扶抱警一) 怎麼樣!

警一 抓住啦就好啦!(記者放他靠破汽車坐着)

記者 (對跪下者) 你們是什麼人?

警二 先生,先弄到局裏去再問吧!

記者 嚷我先問問。(對跪着的)起來,你們是什麼人?

拉者 我叫孔昭元!

推者 我楊祥!

(記者急出簿筆記上)

記者 你們多是中國人，幹麼做這樣的事情!

拉者 不是……不是……

警二 不要臉的東西!你們不是中國人是什麼人?

推者 (指)是他，他壓着他們送來，我們不送，他要打死我們!

記者 他是誰?

拉者 我不知道!

記者 你知道麼?

推者 他逃走了!

警一 (倒地)

警二 瞧你們可逃得了!走到局裏去!

記者 (到破汽車前，扶倒在地上的警二) 呀！老宗不好死了！

警二 宗大哥！

記者 我到附近去，打電話叫車子來，你守着(匆匆下)

活屍 (六具屍體中的一具低沉淒厲地叫) 救命……救命……

警二 (駭)……誰在叫……

活屍 救救我呀！

警二 (更駭)……

推者 還沒死？

活屍 沒……沒有……

警二 什麼，還活着？

活屍 救救我……我是賈榮起……滄縣人……

警二 把他救出來！

(泣者與推者從車上搬下屍體來)

警二 (數着) 一……二……三……四……五……六……

警一 (在地上) 老劉……還有我!

警二 宗大哥!

海河靜靜地。

夜靜靜地。

——
幕
——

幕二第

第二幕

警察一的家里。

警一天該亮了吧!

記者唔快!

一妻 (忍不住) 先生, 究竟是怎麼回事?

(外面警二聲: 不許動! 好好兒耽着!)

記者 | 宗大哥不是輪着夜班去守浮屍麼?

一妻 撈浮屍怎麼會受傷呢? 浮屍能傷人?

記者 不是, 是撈浮屍的人開了鎗……

一妻 咳，這怎麼辦呢？

記者 幸而還好，傷的不是要害的地方……

(警二入)

警二 宗大哥……

記者 你怎麼來了？他們三個……

警二 我把他們關在西屋了。

記者 不會逃走吧？

警二 院子的門關着，西屋的門我也給扣上了。

一妻 |劉大叔，這怎麼辦呢？家里……(找淚)

記者 大嫂，不用着急……

一妻 傷得這樣重，要是一時不能就好起來，或則變成殘廢的人，那就一輩子完了！

警一 不要緊，今晚就是死了，我也很願意。不是麼？杜先生，我們做了一件大事了……

幕二第

記者 老宗，你安靜一點吧，你的傷……

警一 我心上很高興！

記者 瞧，流了這麼多的血！

警二 血可流了不少！

警一 只要不是白流的就好了。

記者 老宗，我相信你的血不會白流的。

一妻 先生，不要找個大夫來瞧瞧麼？

記者 他一受了傷，我就去雇了汽車，打算把他送到醫院去的，可是他怎麼也不肯，說是

不要緊……

警一 是不要緊，你們瞧我一會兒還能到區上去報告呢！

一妻 老大，你老是這個傻脾氣！

警一 我宗大根就憑這點傻勁兒幹到現在。

記者（對一妻）大嫂，你還不知道，宗大哥立下大功了！去年到今年的浮屍案子，不是鬧的天翻地覆，疑神見鬼地誰也破不了案麼？可是給宗大哥破案了……宗大哥該升官了，得提昇三級呢！

一妻 是麼？

警二 我們跟宗大哥，一道抓那些扔浮屍的人，宗大哥抓一個鬼子，就給鬼子打傷了……

一妻 你們把鬼子抓來了麼？

警二 沒有，鬼子逃走了，我們抓到兩個扔浮屍的人，一個是死了又活的死屍……多關在

你們西屋了。

一妻 那幹麼不送上區里去呢？

警二 對了，杜先生，我得上我們分區去報告了，回頭別耽誤了公事！

記者 慢着，咱們先把宗大哥安頓好了，還得趕快問問他們三個，弄清楚了浮屍的來源，我要在禁止登載浮屍新聞的命令下來之前，趕着出一張號外的。

幕二第

警二 杜先生，這六個死屍，要是犯白面癮犯死的，那我們也一樣有賞麼？

記者 我從來就不信這些浮屍多是白面犯，要是浮屍的來源真像一般人說的在白面館里的話，那咱們早就不必花那麼多的精力來調查，追究了！

警一 杜先生，那個死了又活的人，你問過他了麼？

記者 爲了忙着招扶你，還沒有問過他。他是咱們的寶貴證據，從他嘴里準可以找到浮屍的真正來源的！

警二 我瞧那傢伙準是個白面犯，要不是遇見咱們，怕早就活活的給扔在海河里，做了浮屍了！

(外面聲音)

聲一 媽的，就是你……硬逼着我拉死屍，拉死屍的，拉得好！

聲二 你別嚷……我跟你說……

聲一 還有什麼好說的……你害我吃官司，坐牢……

一妻 誰在那兒鬧？

警二 (拔槍) 我去瞧瞧！(出)

記者 就是那兩個扔浮屍的人，你把他們弄來問問看！

(警二下)

一妻 老大，扶你進去睡吧。

警一 不用。

一妻 (摸他的前額) 發燒了。

記者 你進去睡吧，休息一會兒，你精神好的話，咱們一同到區上去報告。

警一 唔……

(一妻扶他起來)

警一 (叫痛) ……

記者 怎麼了？

警一 (忍着痛) 唔……

記者 大嫂，輕着點兒！(幫她扶入)

(警二帶拉車的孔昭元和推者楊祥上)

推者 (對警二)……沒什麼，你放我走了乾脆……

警二 放你走？

推者 朋友，這年頭還是少管閒事……

警二 少說廢話！

記者 (從內出) 還有一個呢？

警二 那傢伙像死人一樣的睡着了。我還以為他又死了呢，一摸，還有氣，是睡着了……

記者 (指推者) 他方才說什麼？

警二 他說少管閒事……

記者 什麼，幾千幾百個同胞，不明不白的被人家扔在河里，變成浮屍，這是閒事麼？

推者 這我那兒知道……

記者 (問拉者) 你叫孔昭元是不是?

拉者 是的。

記者 這些死屍那兒來的?

拉者 我不知道!

警二 你不是一車拉六個死屍麼?

拉者 ……

記者 這六個死屍是那兒來的?

拉者 我不知道那兒來的?

記者 不知道你怎麼拉的?

拉者 (指推者) 是他, 他硬逼我拉的!

記者 你平時認識他麼?

幕二第

拉者 不認識他。晚間我拉了車子回家，他在路上過見了我，說要雇我的車子去運貨，我跟他去了，穿過兩條黑的小胡同，到了一個地方……

記者 什麼地方？

拉者 我不認識……他說他們洋行里有幾個犯白面癮的犯死了，叫我拉出去扔了，說給我半塊錢車錢。

警二 一個……媽的，你就愛錢！

拉者 我不肯拉，正想拉轉車子走了，里面出來一個人……

記者 什麼人？

拉者 就是方才開了槍逃走的那個。

警二 呵，就是那個鬼子，我看出他是一個鬼子……

拉者 那個人把手槍對準我，說不拉，就要打死我的！

記者 你就拉了。

拉者 唉！先生，有什麼法子呢？那時候……

記者 （問推者）那家洋行叫什麼名字？

推者 不知道！

警二 別裝孫子你也不知道！

推者 不知道，是不知道。

記者 你是那裏人？

推者 大連。

記者 是你雇他的車子，拉死屍的，你怎麼會不知道？

推者 那你去問逃走的那個人去？是他要我雇的車。

記者 你別抵賴……

警二 到局子里去用了刑，瞧你還敢抵賴！

推者 （狡猾地思索）……

記者 你要是老老實實的說了，與你有什麼關係呢？咱們都是中國人……

警二 杜先生，別跟他嘮叨了。瞧，（指窗）天亮了，我到區上報告去，回頭別耽誤了公事。

記者 好，你去吧！

警二 那末這三個傢伙交給您了，杜先生。（將出）

記者 （追上）瞧瞧那一個醒了沒有？也把他弄到這兒來吧。

警二 是。（下）

記者 （對推者）楊祥你別什麼也不說，就算你幫過鬼子什麼忙，那也沒有關係的。只消你告訴我們這些浮屍究竟是怎麼回事？

推者 我說了，不知道！

記者 那個叫你雇車的人叫什麼名字？……那家洋行在那兒？……你真不肯說？老實告

訴你，現在你被我們抓住了，送到局子里去，不說就別想活！

拉者 先生，我真是不知道呀！實在不知道，是他，他硬逼我拉死屍的！

(警二扶來極度疲倦的買菜起——那個死而復活的人——我們就忍心地叫他「活屍」吧！)

記者 怎麼樣？

警二 (叫) 大嫂，有什麼吃的沒有？(一鬆手，活屍像棉架樣的倚着牆坐在地上了。)

一妻 (出) 什麼？劉大叔。

警二 (指) 這傢伙快餓死了！有什麼吃的？

一妻 兩個饅頭留着等老大下班回來吃的，我去拿來。(下)

記者 (上去把把活屍的脈) 唉！

警二 怎麼樣？

記者 衰弱極了！(到桌前，倒茶壺里的水，可是只有半杯) 拿來給他喝，喂(推動他) 喝點水吧？

活屍 嗯——！

記者 喝點水吧！

活屍 唔……(想接，手無力地顫抖)

幕二第

(記者把杯子迎到他嘴邊去，活屍貪婪地喝，大喝)

活屍 嗯……謝謝!

一妻 (拿饅頭來) 呵，沒水了，我去生爐子，做點水來沏茶。(給記者饅頭，提壺下)

記者 吃吧。(給他饅頭)

活屍 (接，比方才有力些了) 謝謝!

警二 快吃吧，你……

活屍 唔……(大吃起來)

警二 好，杜先生，我去了。這手槍給你，留神這兩個傢伙!(指拉者和推者)

記者 你去就是。(接手槍)

(沉默)

(活屍像得着『人生果』一樣的吃着饅頭，記者熱情地看着他吃，又憎恨地看看推者)

記者 瞧，他多可憐! 弄成這樣! 全是(用手槍指)你們給害了的!

拉者 先生，不是我，我實在什麼也不知道！

記者 (指推者) 你，你這幫着鬼子害自己同胞的小漢奸！

推者 這干我什麼事？

記者 你還抵賴，你這漢奸！

推者 你罵就是了！

記者 罵你，我要宰了你。應該讓千千万萬的人咬死你！

(這時候活屍吃完了，一個半饅頭感動地望着記者)

記者 還要喝水麼？

活屍 謝謝！

記者 水在做了，一會兒就來……先吃完半個饅頭吧。

活屍 謝您啦！不知該怎麼報您這救命的恩德了！(再吃)

記者 你現在好了點兒麼？

活屍 來世變豬變狗也報不完您這恩德！

記者 你究竟是怎麼回事？是不是犯了白面癮，沒有錢買來抽，給他們扔出來的？

活屍 先生，滿不是那麼回事！我從來不抽什麼白面……

記者 那末你……

活屍 先生，今天那天呀？

記者 今天是陽歷×月×日，你問這個幹什麼？

活屍 (計算地) 呵，那是兩個月前的事了…… (自語地) 不錯，他們是說按照陽歷算的……

兩個月前，先生，說起來真像重投了胎轉了世了……先生，我是還活着麼？

記者 你怎麼了？

(拉者也注意聽)

活屍 (慢慢地爬上凳子坐) ……先生，我是滄縣的老百姓，原是耕地活的，因為年頭不好，地

耕不成！我就靠着糊糊「葉子牌」過活，那里知道靠這個也還是活不下……唔！(疲倦)

地說不下去)

記者 活不下，怎麼樣？

活屍 唔！是兩個月前，我們鄉里來了兩個人，真是遇見了鬼！

記者 兩個怎麼樣的人？

活屍 說是天津人，下過關東回來的，說是到我們郵莊上找朋友，可是他們找的那個人，我們全莊子的人誰也不認識，連名字也不知道，後來他們倆個就在小茶館里打尖，跟一些年青人談開了。

記者 談些什麼呢？

活屍 儘談些下關東的話。說現在宣統皇帝在關外登了基了，關東此刻日子怎麼好過了，真命天子在招兵買馬了，東洋人招募年青人出關，懇荒開礦挖金子了這些話。這一說可把好些人說動了……

記者 就跟他們去了麼？

活屍 大家有些不大相信，只有我跟大花臉兩個，反正在鄉也活不下，就領了他們給的每人五塊錢安家費，跟他們走了。

記者 以後呢？

活屍 是一個晚間，到了天津，我們進了一所大房子，里面已經有着好幾十人了，說多是在那兒候火車候輪船往關外去的。

拉者 (他聽得耐不住了) 去了沒有呢？

記者 你讓他說。

活屍 候了兩天，有三個人來把我們腰里掖着點兒錢多搜了去了，說是拿去湊起來給各人買什麼『入國照』的。說沒有這玩兒不許出關。到了第三天夜里，叫我們幾十個人多上了幾輛大汽車，什麼話也沒有，大汽車就開走了……

(一妻提壺上)

一妻 大家請喝茶吧。(倒了幾杯，提入里屋去)

拉者 (拿一杯粉滑屍) 你喝。

活屍 呃，謝謝！

記者 你們上了大輪船到關外去了沒有呢？

活屍 (邊喝邊說) 先生沒，有呀！我們被鬼子兵關在地道里做了這一個多月的苦工……

記者 是麼？(抓到線索地興奮起來) 你快說……

(移近他去聽)

(推者偷偷地想乘機逃走)

拉者 (發現想逃走的人) 嗨，你……

記者 (回身) 怎麼？

拉者 他，他想逃！

記者 (拔槍過去) 你敢動一動！

(推者被逼退回原來的地方)

幕二第

一妻 (從內出) 你們大伙兒多餓了吧! 我爐子上熬着小米粥, 一會兒好, 我送來。(走)

記者 不用麻煩了。

一妻 (指活屍) 他不是很餓麼?

活屍 謝謝!

(一妻下)

記者 (對推者) 你再敢動一動, 我就打死你!

(推者不敢動)

記者 你方才說鬼子兵把你們關在地道里做苦工?

活屍 那天夜里, 我們幾十個人, 被裝上黑漆漆的大汽車, 嗚嗚的開了不知多少時候, 停了, 我們就被兵押着進了一個亮着電燈的地窖, 那是個又深又大的地道, 我們就像耗子進了老鼠洞一樣的, 在皮鞭和槍托的鞭打下面, 不分白天黑夜地做工了。

拉者 做怎麼樣的工?

活屍 擡土，運泥，浚水門汀，抬鐵條鐵板，儘是最累人的活！

記者 是不是開地道，築砲台？

活屍 全鬧不清！我們被押進去的時候，已經有很多的人囚犯似的關在里面做了。大家不知道是在什麼地方，做的是什麼工程，連白天跟夜晚也分不清不許講話，偷偷地

問人，誰也是一樣的不明白……

記者 從汽車上下來，進地窖去的時候，也沒有聽見什麼話麼？

活屍 一個工頭樣的人說過：這兒有點工要大家做，每人一塊錢工錢一天，做完之後，可以領錢回家，到關外去也可以。可是，天知道，別說工錢了，連性命也沒有一個人能帶得出來的！

記者 你呢？

活屍 我在里面做的是搬鐵條抬鐵板的苦工，做呀做的昏倒了，醒過來的時候，我被扔在一間屋子里，那兒躺着許多像我一樣快要死的人，我渴得很，想找點水喝……

幕二第

拉者 (連忙給他一杯) 快喝吧!

活屍 不是,我說那時候渴得要死,四處爬着想找點水來喝,爬進一間滿是死人的屋子,那全是做工做死的人呀!恰巧那時候,來了兩個扛死屍的人,把我當做死屍扛走了,以後,我就真的死了過去,什麼也不知道了!直到方才在海河邊上,給先生你們救活轉來……

拉者 (推者同樣深深地嘆了口氣,大有原來是這套之概)

記者 (指拉者與推者) 把你扛出那地窖的,是不是他們兩個?

拉者 (着急) 不,先生,不是我,那是鬼子搬上我的車子,硬逼我拉的!

活屍 (審視) 不,不像他們兩個!

警一 (扶門出) 杜先生!

記者 宗大哥,你幹麼不好好兒睡!

警一 杜先生,我全聽明白了!

記者 是的，按他說浮屍是鬼子兵營里建築地下祕密工事的工人，這個傳說是完全真的了！

警一 | 杜先生，走，咱們去，咱們去打毀那個吃人的地道，把許多不見天日，會要變成浮屍的同胞救出來！

記者 | 宗大哥，你別太興奮，你的傷口……

警一 不，我的傷我一個人的性命，比起去年到今年這成千的浮屍來，算得了什麼！

記者 成千的浮屍還是小事，那個軍用祕密工事！地下砲台要是建築成功了，像當年九一八瀋陽×租界內的地下祕密大砲，轟打北大營、東大營跟兵工廠一樣的，那咱們天津，跟華北，整個的完了！

警一 去，咱們去找出那個祕密地道，搗毀它！（過分興奮了，跌倒）

記者 嘸，宗大哥！

（拉者就近扶他起來）

警一 去呀！

(門外警備車聲)

(警二突上)

警二 走，警備車開在門外了，我們閻分局長聽了這個消息很高興，他說這一下子浮屍的來源，可以鬧清楚了！

記者 是清楚了，此刻什麼都清楚了！

警二 那末快走吧！杜先生，既是什麼都清楚了，那末你的號外……

記者 走，大家走！我就去編號外，這消息實在太……

一妻 (入) 小米粥好了，大家不吃了去？

警二 大嫂，方才閻分局長說了，宗大哥跟我倆兒提昇三級，是不成問題的了！宗大哥，提昇了三級，你我是比分局長高還是低？

警一 管它誰高誰低呢？我們辦了這件案子，比賞錢，比昇官，比什麼都高興了！不是麼？杜

先生!

記者 對了，我們不但弄清楚了浮屍的來源，我們還明白了敵人的大陰謀了！
活屍 這下子，我死了也閉眼了！

記者 不，你不能死，大家要給你拍照，大家會送你進醫院的。

一妻 杜先生，請你先找個大夫給老大醫治醫治吧！

記者 好的，我有個朋友開醫院的，回頭我就打電話給他。

一妻 謝謝您先生！

警二 (指拉者) 你這扔浮屍的，現在扶着他(指活屍)走！

(拉者扶活屍，他經過迴光反照的興奮，又陷入極度的疲倦狀態)

推者 (輕聲對就近的警二說) 這年頭……

警二 (給他一下耳光) 媽的！

——幕急下

第三幕

幕在叫喚聲中揭開。

這是一家設備簡單的私人醫院。布屏風後面是觀衆看不見的病床，屏前是客堂型的病人休息間。半新舊的小桌圓凳之外，有一張籐椅或舊沙發。

活屍躺在籐躺椅里，精神比較好得多了。此刻難受地在側着頭聽布屏風後發出的叫喚聲。這聲音我們聽來也並不生疎，他是警察一。

警一 ……浮屍……又一個浮屍……撈呀……

活屍 ……

警一 ……祕密地道……打毀它……

活屍 小姐，小姐……

看護 (一位樸素的可愛的姑娘匆匆上) 怎麼又在嚷了！

活屍 唉，怎麼辦呢？

看護 沒有跟昨天一樣的爬起來，打壞東西吧！

活屍 (搖頭) 沒有。

警一 ……大伙兒動手呀……好……

(砰——什麼東西打碎了)

看護 唉，(急入) 喂，喂，你……

(沉寂)

看護 ……喂，醒醒吧……喂

警一 ……嗯唔——。

看護 ……嗨，你又做夢了。

幕 三 第

警一 ……呵，小姐……

看護 ……瞧，紗布又弄掉了……

警一 ……嗚啊……痛，痛呢……

看護 ……創口又流血了……別動，我給你包好……別動呀……

警一 ……嗚啊……

活屍 (難受地) 唉！

看護 ……好好兒睡吧……

(寂靜)

警一 (突然叫) 唉！

看護 不要緊，給你打針了……

(靜寂)

(看護出)

活屍 睡着了麼？

看護 我給他打了一針，迷迷糊糊的像是又睡着了。

活屍 創口還流血麼？

看護 本來止住了，方才給他把紗布弄掉，又流血了。

活屍 能夠安安靜靜點，不動就好了。

看護 我用綑帶把他綑在床上！

活屍 小姐，他這麼自言自語的，是不是發瘋了？

看護 唔，熱度很高，所以神經有點變態了。

活屍 大夫沒有法兒治麼？

看護 (聲低) 很麻煩吶，他這神經變態的原因有兩種，第一是受的刺激太大了，第二是

腿上的傷口起了變化。所以上午打了針，熱度還是不退。方才我又打了一針。

活屍 唉，這全是因為我的關係，害得他一閉上眼睛，不是嚷着浮屍，浮屍，就是叫喚着地

道呀，祕密工事呀，打毀呀，救救同胞呀，叫聽的人好難受！

看護 實在也因為他這人太熱心了！

活屍 多是我害了他！

看護 可是你弄成這樣，又是誰害了的呢？

活屍 還不是鬼子！

看護 這就對了！你快別難受，好好兒保養身體，早點出去報這份仇恨！

活屍 小姐，您說的是，我這次出去總得像您像杜先生說的，得好好兒幹一下！不是嗎？小

姐，我是死了又活的人了，還怕什麼呢？

看護 你這次的殃可真遭得不小，杜先生送你們來找我們院長的時候，我還以為你是

沒有救的了。

活屍 我這趟真是死里逃生！全靠杜先生救了的……小姐，杜先生今天來不來？

看護 昨天不曾來，今天總會來的，你們剛來這兒的時候，他不是天天來看你們一趟麼？

活屍 呃，杜先生可真是好人！

看護 是呀，這樣好的新聞記者，真是少有……呵，聽說他近來的行動不大方便！

活屍 是麼？

看護 我們院長說的，杜先生跟我們院長是好朋友，想來不會假的。

活屍 爲什麼？

看護 自然跟他這次拼命宣傳浮屍的來源，揭露敵人的陰謀有關係的。

活屍 小姐，你說清楚點好不好，宣傳浮屍來源，揭露敵人的陰謀，這不是好事兒麼？怎麼

會……

看護 你不知道現在是只許強盜放火，不許主人點燈的時候？這就叫做『特殊化』呀！

關於浮屍的消息，不許報紙登載了，恰巧那一天你們這案子發生了，杜先生就出了

一個號外，還登着你的照片的……

活屍 這我知道，一個活屍的相片兒……

幕三第

看護 號外報一出來，不是就被禁止了不許發賣麼？

活屍 唔，說是怕妨礙了交涉！

看護 杜先生一面把這事情寫信給外埠各地的報館，一面又印了一個小冊子，小本兒的書，前天晚間，小冊子剛一印好，又被浪人跟漢奸到印書舖里去全數搶走了！

活屍 是麼？

看護 這是前天晚間的事情，連印書館也被浪人混混兒給打毀了！臨走的時候，還說要

找杜先生這人的！

活屍 (氣憤) 唔……那末，今天杜先生也許不會來了！

(警一妻上)

看護 啊，宗大嫂，你來了。

一妻 小姐，您好！

活屍 大嫂。

一妻 您好。(打過招呼，逕往屏風後走去)

看護 (阻) 大嫂，您就在這兒坐坐。

一妻 (二呆) 他的病怎麼樣了？

看護 唔，(難言地) 比較好點兒了。

一妻 小姐，按您看還得多少時候可以出院回家呢？

看護 還得過些時候才能說定的。

一妻 真急死人了！

活屍 大嫂，別着急，宗大哥馬上就會好的。

一妻 您倒好的多了。

活屍 謝謝。我這條命，全是宗大哥給救活的，將來還不知道該怎麼謝你們呢！

看護 大嫂，您坐忽兒，我得去安排點事兒。(出)

一妻 我去瞧瞧他。(往屏後走)

活屍 不能，大夫說除了看護小姐，誰也不許跟他說話，所以我也儘在這兒坐坐，只在睡覺的時候進去。

一妻

唉！（在布屏邊偷看了一下）劉大叔，來過沒有？

活屍

昨天沒來，今天總該來的。

一妻

他說分局長到總局長那兒去給老大請點賞錢來做醫藥費，不知成了沒有？

實在……

活屍 你放心，宗大哥立了這麼大的功勞，受了傷，官府一定會賞醫藥費的。不是說，宗大

哥病好了，還得提昇三級麼？

一妻

那末劉大叔該已經昇了！

活屍 他昨天沒有上這兒來，也許忙着昇官位了……

（看護跟記者上）

活屍

啊，杜先生，你可來了！

一妻 杜先生，您好！

記者 好，大家好！

看護 請坐。

記者 院長不在麼。

看護 出診去了。

記者 (指內) 他怎麼樣？

活屍 方才打了針，此刻睡了。

記者 小姐，昨天跟今天，他的病況沒有什麼變化吧？

看護 (看了看護一妻) 呃，有點變化。

記者 怎麼樣？

看護 (難諱地和活屍對看) 唔……

一妻 小姐，究竟怎麼樣？很危險麼？

幕三第

看護 呃，不很危險，打過針了！

一妻 打了針，就保險麼？

記者 大嫂，你放心就是。這兒院長是我的知己朋友，看護小姐是最留神不過的，有什麼

危險，他們當然會想法子，你相信我，相信醫院就是！

活屍 杜先生，你的事情，怎麼樣了？

記者 我的事情？

活屍 聽說你的行動不大方便……

記者 呵，那不要緊！我杜佐之決不怕！

看護 浪人、混混兒、漢奸，不是把你印的宣傳浮屍來源，跟揭露敵人軍事陰謀的小冊子

全數搶走了麼？不是還打毀了印書舖？

記者 (興奮地) 他們封鎖得了新聞，禁止得了號外，搶得走我的小冊子，可是禁止不了我的手，搶不完我的筆，我是新聞記者，我要寫新聞，把敵人的陰謀告訴大家的！即使

把我的筆多搶光了，把我的手給剝了，我還有我的嘴，我的腳，我還是要把我知道的事情，對衆人宣傳的！

活屍 不錯，杜先生，我方才跟看護小姐說過了！我的性命，是你們救了的，宗大哥是爲我受的傷；你是爲了我受着欺侮，我……

記者 不僅是爲你個人，我們是爲大家，也是爲我們自己，爲我們的這受難的民族！

活屍 杜先生，我是死過了又活的人，還怕什麼呢？我要好好的做點事情！

記者 對，我們有一口氣的，多應該拼着死去跟敵人幹的！

活屍 我這做工的手雖然拿不成筆桿，可是我也一樣的有嘴有腳，先生，我跟着你，把我親身受到的苦處，親眼看見的事情，對大家說去！

記者 好，你是我們的活證據！

看護 杜先生，外面的情形究竟怎麼樣了？聽說這幾天來，鬼子儘把白面犯往我們這面送，是真的？

記者 是的。

活屍 那是怎麼回事呢？

記者 自從這次我們把浮屍的來源鬧清楚了不是白面犯，是敵人的陰謀之後，咱們方面只忙着封鎖新聞，禁止號外，說還得等待搜集更充份的證據，再正式提出嚴重交涉的。

看護 什麼，至今還沒有交涉過？難道這鐵一樣的證據還不夠？

記者 交涉是交涉了，只是沒敢提敵人的祕密軍事陰謀這一層，說是避免引起誤會，造成新的不好的局面，所以只『向鬼子租界當局提出對浮屍的事情，應請他們注意，不該聽令白面館拋棄屍體在海河里，以致引起社會駭異，在這邦交好轉，親善提攜更形『具體化』的現在，更不可忽略這些小節……』

看護 什麼？流屍成千，鬧了兩年的事情，難道還是不關大體的小節？

記者 是呀，說是『不可忽略這些小節，鑄成大誤會，刺戟中國民衆的情感，發生怨毒的

事實。』

看護 說得好漂亮！

記者 本來嘛，這僅是『極其委婉的外交辭令，』想緩和一下國民的空氣罷了！

活屍 這能有什麼結果呢？

記者 可是人家覺得連這種緩和民氣的表演，也太過火了，他們認為『他們租界裏，過去絕對沒有過這種事情發生，對於過去中國報紙所載的對於浮屍來源的揣測，是非常覺得不滿意的，』因此他們的把戲就來了！

看護 什麼把戲？

記者 說這是誹謗了他們！所以除了對我們方面提出相反的抗議之外，還玩了一套把戲！

看護 你是說……

記者 他們『忽然在租界里大捕起吸白面的人來了。成批的向我們警察總局引渡，每

批起碼八十名，多則一百名以上，幾天之內，已經引渡過來四百來名了！

看護 呀——竟有這麼多吸毒的，那還了得！

記者 小姐，這還僅僅是個另數呢！只愁鬼子不捨得全數捕了送過來，他們把白面犯養在租界內要派用場的。你想，×租界內單是掛着洋行招牌的白面館就有二百四十八家，再加上一百五十七家烟館跟土膏行，吸毒的，該有多少了？

看護 這太駭人聽聞了！

記者 可是大多數中國人像是業已聽慣，不足驚奇了！

活屍 這四百來個白面犯送了過來，可難辦了！

記者 明明知道他們是在耍把戲，開玩笑，可是我們方面，于理又不得不收下呀！

看護 收下了，怎麼辦？

記者 市立救濟所跟戒毒所，全給擠滿了，我們的當局者在擔心鬼子是否繼續捕了送過來呢！真狼狽極了！

活屍
唉!

(沉寂)

警一 (在內) 小姐,小姐,

看護 來了! (跑進去) 要什麼?

警一 ……水,我要喝水!

(大家到屏風邊)

看護 ……好,熱度退了!

警一 ……啊,你們都在這兒!

一妻 老大!

記者 宗大哥,熱度退了,你就要好了!

看護 ……別動,怎麼……你不能起來……

瞧一 ……我要起來坐坐……

幕三第

看護 ……不行，你動多了，馬上就發燒，熱度又要高了！

警一 ……我要坐起來跟杜先生談談！

看護 ……不行，醫生禁止你談話的！

警一 ……我悶死了！

記者 ……老宗，我們就坐在這兒陪着你。小姐，請把屏風挪過去一點兒。

(看護把布屏風折疊起一角來，挪往一邊些)

(各人不知說什麼好地對看着)

一妻 呀——幹麼細起來了？

看護 他發燒的時候，常常一邊嘴里亂嚷，手脚亂動的，把裹着創口的紗布弄掉了，傷口會起變化的！

警一 杜先生，我變成犯人了！脚镣手拷的……

記者 不，宗大哥，你耐心地養養，馬上就會好的！

(看護把細他的繃帶解開了)

一妻 呵，我忘記說了，那個雇車扔浮屍的姓楊的，上午到過我們家里。

記者 是不是那個推浮屍的楊祥？他來幹麼？

一妻 打聽他(指活屍)住在哪個醫院里？

記者 什麼打聽他？

活屍 打聽我幹麼？

一妻 他說要看看你，硬逼我領他到這兒來，我說這兒要下午這個時才能進來看，他

問了我這兒的地名……

記者 唉，我應該早些關照你，這地方不能讓誰知道的！

警一 楊祥不是跟拉車的孔昭元一同押在局子里麼？怎麼放出來了？

記者 新篤洋行把他保出去了，說楊祥是他們的職員！

警一 我早知道那傢伙是鬼子的走狗！

幕三第

記者 小姐，你快去把大門給關上，別讓不認識的人進來！

看護 是！（走）

衆人 爲什麼？

記者 呃……

看護 呵，劉大叔來了！

記者 你快去關大門！

（警察二上）

（看護下）

警二 正好，你們多在這兒，正要找你們！

記者 什麼事？

警二 真他媽的氣得死人！

記者 有話好好兒說。

(警二揩汗)

一妻 | 劉大叔，你說請求局長賞點錢給老大買藥，這事兒成了麼！

警二 | 嗨，別提了！

一妻 | 還有提昇三級的事情呢？

警二 | 更別提了！

警一 | 老劉，怎麼回事？

警二 | 壞了，事情整個兒的吹了！

(大家不語)

警二 | 撤差了，我跟宗大哥一同撤差了！

衆人 | 呀——

警二 | (拿出三塊錢來) 這是宗大哥半個月的餉！六塊錢一月，這兒是三塊！(給一妻，她莫明其

妙地不受，他扔在桌子上)

警一 (興奮地) 好, 撤差吧!

一妻 憑什麼撤差呢?

警二 還不是爲了……

活屍 (難受地) 唉, 又是爲了我這事是不是?

警二 他媽的, 全是一套叫人上當的屁話, 咱們——宗大哥我跟杜先生, 拚着性命, 把浮屍的來源, 鬧清楚了, 却來個『開革』的處分……

一妻 (怨艾地) 還說有五千塊錢賞格, 提昇三級呢!

警二 可不是!

記者 老劉, 不能說什麼上當不上當的話, 我們得把問題弄清楚, 在這樣的時候, 國家民族弄成這步田地了, 一二個人的領不到賞, 昇不了官, 甚而致于丟了差司, 丟了性命, 比起被鬼子害死的成千成萬的人來, 一點兒也算不得什麼! 只消咱們能認清楚了敵人, 這筆帳, 總有一天, 咱們要跟鬼子本利清算的!

警二 鬼子不是把他們租界內的白面犯捕了引渡過來不少麼。

記者 這個大家都知道！

警二 今天上午，鬼子又引渡過來一具死屍，用蘆蓆包着，送到局里來了不算，一定要局長驗收，局長驗收了還不算，一定要局長出一張憑據，說是『照點無缺，掣付收據爲憑』……

記者 局長寫了沒有呢？

警二 自然是寫了憑證收下了，可是他過後發脾氣了！說全是宗大根和我劉志德兩個人多事，抓什麼浮屍犯，妄生是非，一怒之下，就下令分局長，把我們兩個給開革了！

警一 (坐起) 好，開革吧！杜先生說得對，我們只消不死，這筆帳，總有本利算清的日子！

一妻 老大！

警一 (走下床) 拿桌上這三塊錢，這半個月的餉，三塊賣命錢！(給他女人) 拿去，你拿回去好，好兒的找生活吧！這是我的賣命錢！

幕 三 第

一妻 老大！(哭)

衆人 宗大哥！

(警一跌倒衆抬他上床)

(看護匆匆來)

看護 杜先生，你報館里的朋友打電話來，說叫你幹快走！

記者 走？

看護 離開這兒！

記者 要我離開這兒爲什麼？

看護 說是有人到處找你，想暗殺你！

衆人 (大驚) 呀——！

(沉寂)

記者 諸位好朋友，我並不怕死！不怕誰人暗殺！可是我還有許多事情，不能不去做！

衆人 —— 杜先生!

—— 你走了麼?

—— 我們呢?

記者 我，並不就逃走，外面有些事情，不能不去料理一下……你們，請放心，我不會忘記你們，不會不顧你們的！我要儘我的力量，幫助你們！至少在我離開這兒之前，我要代你們捐些錢，讓你（指活屍），讓你（指警察）能夠生活下去！宗大哥，我把你托給我的朋友，這醫院的院長！（對看護）小姐，這位嫂子（指一妻）托你照顧照顧她吧！

衆人 杜先生！

記者 再見吧，（和看護握手）小姐！我們約好在抗敵的戰場上再見！各位朋友，我們在遼東，在吉林，在熱河，在黑龍江再見！（逐一和各人握手，一妻哭不可仰）

看護 杜先生，你走後門出去吧！

記者 好！（走）

幕三第

看護 (對一妻及警二) 到時候了,你們也走吧,讓病人好好兒養養!

(各人泣別)

看護 大家走後門吧!

(看護拿這三塊錢給一妻,送各人下)

(室內死一般的沉靜)

(前門打門聲)

(室內二人驚)

看護 (在外) 誰?

人聲 …… 來看病的!

看護 …… 大夫不在家,出診去了!

人聲 …… 開門呀,大夫不在,不要緊…… 昨天看了病,今天來買藥的!

(開門聲)

看護 ……(大驚聲)呀你們是……!

人聲 ……不許叫! ……不許動!

(兩個人衝了進來，是楊祥和那晚押送浮屍在河邊逃跑的那個矮人，各執手槍直奔入病室)

(這時活屍已躲在屏風後面)

(兩人到屏後一把拉活屍走)

警一 (立在床上)好，你們這些狗強盜，正要找你們算帳!

(押送浮屍的那個人對警一開一鎗)

看護 (在外，大呼)啊!

人聲 (在外面監視看護的人)不許叫!

(二人拉活屍下)

警一 (立在床上受鎗後，門板一樣的往後倒下去)……

——幕隨着警察倒下急閉——